



AI生成图

## 书脊上的裂痕

□屠宇昊

我曾经以为，书非占有不能读。

这个固执的念头始于初中，像一枚生锈的钉子楔进心里。那时学校图书馆有项规定：每次只能借两本，限期两周。而我正疯狂迷恋宋词，渴望将整个宋词的世界据为己有。两本？两周？这规则对我炽热的“想要”来说，简直是一道冰冷的铁栅。

于是每个周末，我都走向城市另一端那家闪着暖光的书店。我的“想要”具体而沉重——书架上那套青色布面的《全宋词》，五大册，价格是我三个月早餐的总和。我计算、攒钱、抚摸它细腻的布纹，想象它庄严列队于我桌头的模样。占有它，仿佛就占有了柳永的残月、苏轼的大江、李清照的梧桐细雨。图书馆里那些随借随还的册子，在我眼中不过是流水的筵席，配不上我心中那份必须“拥有”的庄严。

转折发生在一个平淡的周四。图书馆借的《宋词选注》到期在即，而我痴迷于姜夔《暗香》的校勘注释，那是书店里那套《全宋词》尚未抵达的章节。夜深了，我竟生出一种近乎悲壮的冲动——拿起钢笔，在笔记本上开始逐字抄写。笔尖划过纸张的沙声，像春蚕在吞咽另一个维度的桑叶。

时间坍塌，世界退去，只剩下词句的骨骼与血脉，经由我的眼、我的手，注入我的纸

页。那个漫长的夜晚，我没有“得到”一本书，却仿佛用最原始的方式，与一个灵魂完成了对接。

第二天去图书馆还书时，我的手拂过那排略显陈旧的宋词书架。阳光透过高窗，落在那些被无数双手翻阅过的书脊上，微微开裂的装订线处，光线驻足。我忽然懂得了什么是“需要”。

我需要的是“旧时月色，算几番照我”的澄明，是“二十四桥仍在，波心荡、冷月无声”的寂静。这份需要，图书馆早已慷慨赐予。而我执念的“想要”，不过是那片月光囚禁在私有的青布封面里，将那条无声的河水独占于我的案头。占有并未让我离词心更近，那深夜的抄写，反因全然专注的“使用”，而让文字如刺青般烙入记忆。

如今，我依然常去书店，却更频繁地走向图书馆。我依然会抚摸那些美丽的精装书脊，但不再有灼痛的占有欲。

因为我终于明白，真正的“需要”轻盈如翼——是阅读时与世界的共鸣，是思考时脑内的风暴，是词句穿越千年击中我的那个瞬间。这些，从来不需要购买便能获得。

而那座我曾渴望搬回家的“青色山脉”，就让它继续矗立在书店的灯光下吧。它的存在，是为了提醒我：最珍贵的，永远是那些无法被装订、却能将你充满的东西。

## 沉浮中的看见

□周斯瑶 文/摄

醒来时，天光漫过窗棂，在旧地板上铺开一片水似的清亮。我望着光里浮动的微尘出神，它们无方向地悠悠荡荡，却从未停歇。这景象看久了，心里淤塞的东西也跟着松动飘浮。人这一生，大抵也是这样一场无声的沉浮。所谓探索，并非要闯出多远、觅得标准答案，而是在浮沉里，学着睁开眼，看清周遭，也看清自己这粒微尘的轨迹。

起初，人总在向外看。世界新奇如刚翻开的新书，墨香氤氲。孩童触摸粗糙的树皮，仰望变幻的云朵，往雨后水洼中乱踩，溅起满世界欢腾的碎片。那时的探索，带着莽撞的热气，用嬉戏的脚步丈量巷子深浅，用相互追逐试探风的速度，用鲜活的身心拥抱、磕碰这无边的“外面”。每一道陌生风景、每一次微小冒险，都拓展着生命的疆域，心里满是扎实的征服之乐——世界是果园，我们是不知疲倦、想尝遍每颗果子的孩童。

可总有某个时刻，或许是离别后空寂的车站，或许是雄心受挫的黄昏，又或是一个过于安静的清晨，向外奔突的势头会忽然放缓，像狂奔的溪流遇上幽深的潭。你被迫转过身，面向那个不得不面对的无声的旷野——自己。

探索自己的路，远比向外跋涉崎岖。它没有山水奇伟，没有色彩喧哗，只有一片雾霭沉沉的熟悉风景。你得拨开轻率的论断、习惯性的掩饰，直面内心的晦暗角落：怯懦在紧要关头抬头，虚荣为言辞镀上金边，自私蜷缩在慷慨的阴影里。这像在无光的屋子里摸索旧物，指尖触到的全是冰冷毛糙的棱角。你会惊觉，朝夕相处的躯壳里，竟住着一个如此陌生的灵魂，它的边界与核心，始终蒙着一层迷雾。



溪与石

这内向的旅程沉静得令人发慌，却也藏着惊心动魄的收获。在自我剖解的痛楚间隙，你会发现：自私的冻土下，藏着对他人苦难无法漠视的根须；傲慢的岩层中，闪烁着对更高事物的卑微向往。你的心从不是铁板一块，更像冷暖交汇的海域，有暗流汹涌的欲望，也有明月般的理想；受往事潮汐牵引，也感应着未来渺茫的风。认识自己，从不是找到一个光辉的“真我”雕像供奉，而是看清生命的整条流域，接纳它的丰沛与干涸、清澈与浑浊，明白自己便是这条河，连着源头与远方，以及沿岸所有的风光与荒芜。

奇妙的转变，往往在这时悄然发生。当你埋头探寻自身河道的走向与底蕴，某天或许会从水面倒影里，忽然认出天空的颜色。那向内的凝视，不知不觉为你打开了另一扇望向外界的窗，更幽微，也更本质。

世界不再是地图上待征服的疆域，或是相册里定格的远方，它变得具体而亲切。它是每日经过的老槐树，春天抽芽、秋天落叶，在枯荣循环里完满自足，默默演示着世界的运行之道；它是深夜隔壁模糊的咳嗽声、婴儿短暂的啼哭，那微弱的声音带着另一个生命的温度，让你恍然知晓自己并非孤岛。他人的悲欢、睡梦与清醒，与你共处于这夜色里。世界在你向内沉潜的寂静中，以最朴素的模样重新走来，带着更厚重的质感与更悠长的回音。

于是，向外驰骋与向内掘进的两条路，在生命腹地悄然绞合，如同绳索的两头。你探索自己情感的幽微颤动，便是体会人类共通的悲欢；你追问自身存在的意义，便已叩响古往今来哲人面对的另一扇玄奥之门。反过来，观察雪花结晶、溪流击石，也是在阅读自己生命既脆弱又坚韧、随形就势又锲而不舍的密码。

人生本无悬在终点、标好价码的意义，意义更像是探索本身散发的光晕，是认识到自己的卑微时，触到存在的庄严；是体会世界的无常时，抓住恒久的律动。你不再急于向外界索求肯定，也不再向内逼问答案，只是静静看、仔细听、用心感受——看午后阳光爬过桌面，听雨滴滴落的细微音阶，感受喜悦如春水涨满胸腔，忧伤如秋叶静静飘落。

最终，你与自己、与世界达成默然的谅解。你依旧是平凡人，有局限与缺憾，却清楚知晓：这平凡躯壳里，曾有过壮阔的跋涉；这局促生活里，曾触及过深邃的远方。探索自己与探索世界，原是一件事——在无尽未知中，辨认爱与美，辨认痛苦与超越，一步步确认自己曾真切地活过、存在过。这存在本身，这不息的叩问与感知，便是最素朴，也最辉煌的意义。